

第六章 後記

若要我為白菜的故事訂標題，我會說這是一個「勇敢女生向前走」的故事，透過白菜的敘說，我更清楚而具體地理解到，女性諮商師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困難，以及可能面臨到的種種衝擊。我深深為白菜的堅持及勇氣感到敬佩！

白菜閱讀完故事文本後告訴我，當她一邊看著故事中那個「過去的自己」，一邊比對著「現在的自己」，發現到許多過去曾經發生的衝擊和掙扎、與夥伴之間的協調問題，現在幾乎已經不再令她感到困擾；而她也在敘說和閱讀自己故事的過程中，清楚地看到了自己這幾年的成長及轉變，這令她欣喜且感到相當有趣。

其中，我描述對她衣著變化的觀察那個段落，令她特別印象深刻，因為剛好最近(距訪談結束八個月)有位個案在團體後對她提出了私下的邀約，這件事情讓她又再次去思考自己工作時的「外在裝扮」這個議題。她發現到雖然自己的心裡對於穿著已不再感到特別緊張；但也許對於個案來說，女諮商師的外在裝扮若呈現出「女性化」或「美麗」的特質，還是或多或少會引發他們的遐想，甚至因此而威脅到諮商師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白菜現在的想法是，以後在工作的時候還是不要穿得太漂亮，或是太女性化比較好！

一樣是去女性化(或說中性)的穿著選擇，白菜現在的心中考量和過去的卻不相同，過去隱含著較多她對女性特質展現的相關焦慮，而現在焦慮降低了，對於諮商關係和現實狀態(如：自己的人身安全)的考量則增加了。

上述這些討論讓我和白菜再一次瞭解到，在諮商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心理衝擊將為諮商師帶來省思的機會；而諮商師的經驗、感受和做決定的考量層次，也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不斷地在實務經驗的碰撞中反思和變化著！

此外，記得在第一次訪談時，白菜說她在前來赴約的路途上，一邊回想著我寄給她的研究計畫，一邊猜想著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想著想著，她也開始聯想起她自己在團體中的樣貌，有些和我在研究動機中所描述的經驗相類似，有些則很不同。現在我再回想起白菜所說的這段話，還是覺得相當有意思，同時，也多了些個人的體會。我想，我們在對彼此的認識中，不但看著對方，也反身對照自己，然後往往會發現彼此間有一些同也一些不同。那些相同之處幫助我們和對方的關係靠近；而那些不同之處，則讓我們看見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引發了更多的對話、

提供了不同的經驗參照，這歷程其實是幫助了我們跟自己靠近。

白菜的回饋，及我在論文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挫折，都對我個人帶來了許多的啟發和體悟，而我也從中得到了豐富的學習與收穫，在此願與您們分享。

一、身為研究者的反思

(一)研究關係猶如一般人際關係，得慢慢培養感情

我和白菜是因研究而結識，剛開始我以一名研究者自居，迫切地希望能夠訪談出「我想要的答案」，但卻幾乎是無功而返，我和白菜之間的話題總圍繞在工作經驗的「外圍」層次。隨著訪談的進行，我發現其實我無法只單純扮演一位研究者的角色，於是我慢慢地從研究者的背後走出來，不急著「做事」，將焦點從「研究」轉移到白菜這個「人」以及「我和她之間」。最後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話題由「外圍」漸漸轉向「內在」，訪談的氣氛也越來越輕鬆自然。

我在這段研究關係的轉變歷程中體會到，在沒有先前情誼的基礎之下，猛然要求對方坦露內心世界，實在是相當唐突。於是，我提醒自己放慢腳步，接下來的訪談，我盡量和白菜約定兩人都寬裕的時間，並找尋更適當的談話空間。見面之後，因為無時間壓力，所以我們可以不急著進入正式錄音訪談，先寒暄聊天，然後再隨氣氛自然而然進入訪談。隨著見面次數增加，我感覺到我們兩個人都輕鬆多了，而話題也在不知不覺中，越來越豐富且深入。

關於「研究訪談關係」，我的心得是：「因研究的關注，而去探訪一個人的深刻的、私密的痛苦經驗，甚至是黑暗面，不但強人所難，也太過粗魯了！我想，這些內在狀態極為細膩，需要被緩慢而細膩地珍視，不是硬問可以問出來的。兩個人之間的交往，必須在信任關心的氛圍、誠意的投入、時間的交陪，以及緣分促成下，對談的深度才有產生的可能。(研究日誌 961222)」。

(二)研究者需對研究主題、研究者有更多的瞭解

記得白菜在訪談的過程中，花了許多的時間向我解說性侵害治療的流程，這讓我體會到，性侵害治療是具有特殊性的，無論是成員的性質，或者是治療的流程或者相關規定，「外人」也許不是那麼瞭解。同時，我也意識到，如果沒有對性侵害加害人、監獄文化或者相關法令有些所瞭解，也許並不容易瞭解實務工作

者所分享的某些細節。研究者對於其所訪談的主題，必須補充相關的知識，以增貼近研究參與者敘說的經驗內涵。

此外，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如：年紀、家庭經驗、受訓背景，以及工作經驗，如：年資、工作性質、工作場域……等背景資料，都可能會影響其看待事情的角度。因此，在訪談過程中，若能蒐集到相關的資訊，對於理解研究參與者的主觀現象場，以及所處的環境脈絡，皆會有所助益。

(三)完美不若真實感動人心

敘事的精彩之處，在於它能夠貼近故事主角的主觀世界，而閱讀者將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對自己有意義的部分，在經驗參照中有所體會與領悟。我曾經因為個人某些放不下的期待，而將白菜的故事一再地潤飾，企圖營造出感人或者具意義的氛圍，但寫完才發現，原來卻失去了故事原汁原味的素樸美感。

我現在的體會是，完美雖令人嚮往，但真實才能令人感動。

(四)做中學的感覺更踏實

實際走過敘說研究，我深深地體會到，就算事前準備再充足，但在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林林總總及箇中奧妙，還是得要親身經歷才能有所領悟。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常一邊拍案一邊驚嘆：「我懂了！原來書上講的是個意思啊！」，每當體悟的時刻來臨，身為研究者的我總覺得很欣喜莫名。這次寫完論文，我覺得自己對「敘說研究」有更踏實的體會，且更感興趣了！

(五)理解對方和理解自己是至研究之終也未能止休的循環歷程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人的多元及豐富性，在與白菜的互動中，我一次又一次對她有了新發現，而在理解她的同時，也回過身來反思自己；到訪談結束，我每再看一次逐字稿也都有些新的體會，同樣地，在這個歷程中，我也不斷地映照及觀看著自己。

二、身為諮商工作者的反思

(一)需充實專業知能

以諮商專業為職志的我，聽完白菜的分享之後，越發體認到充實相關專業知識的重要性。以性侵害治療工作為例，若在進入實務場前，能預先認識個案的特性、瞭解相關的法律知識、準備治療所需的專業介入架構……等等，將減少摸索的時間，也可以降低諮商師內在的焦慮與不安，幫助治療工作更有效能。

而將來無論我將會在哪一場域、以哪一類型的族群為工作對象，我都將督促自己，必須時時充實的自我專業知識。

(二)性是一個文化禁忌

進行研究中，我深深地體認到「性是台灣文化中的禁忌」，我看見了自己談論與接觸「性議題」的困難，但要穿透卻不那麼容易。因此，將來從事諮商工作，我想我更能夠同理當事人談「性」的不易，也將保持著「性議題」對一個人內在影響的覺察與敏感度。

(三)諮商師在照顧他人的同時，也別忘了照顧自己

諮商師往往背負著「助人」的重責大任，社會也期待著諮商師需具備「親切、溫暖、包容、有愛心」的形象，而諮商師可能就在這重重壓力下，造成了「職業傷害」，因此若諮商師在覺知到壓力時，能適時地停下來，找尋適合自己的調適方式，照顧自己一下，是相當重要的。

透過論文的過程，我體悟到若有機會將自己的經驗整理並說出來，是抒發情緒的妙方，而且往往在抒發與整理的過程中，問題也就在無形中迎刃而解。

三、這是一段貼近自己的歷程

(一)看見自己的完美主義和性焦慮

我寫論文的過程並不平順，我的「努力認真」在每一次論文困頓時幾乎完全派不上用場。我曾經以為只要再多念點書、再多讀幾遍逐字稿，論文就會再有進度；但我越努力想把白菜的敘說資料整理清楚，腦袋卻越是混沌。我和論文之間，像是有好幾個纏住的結，我越用力拉，它們就纏得越緊。

跟論文僵持不下，卻又苦無進展的我，疲累不堪，只好暫且休兵，放過自己一馬。我停下來，試著去問自己卡住的議題是什麼？讓自己與內在的經驗同在，將心中恐懼、混亂、脆弱、自責，化為文字，書寫在研究日誌中。

「我心中最大的煎熬是：『論文展現』和『性焦慮』。這兩者交織在眼前，我看不到前方的路，真不知道走過去會發生什麼事情？！（研究日誌 970103）」

我發現到，其實我對於在論文中必然得將自己的主觀想法和內在感受公諸於世這件事，是感到焦慮的，我知道我仍放不下的是對作品及對自我要求的完美主義，因著對自己的瞭解，我也能明瞭，「呈現的焦慮」勢必會是目前的我在「撰寫論文」時(無論任何題目)，都將無可避免得去面對的部分。

而另一者，則是源自於我與白菜之間的差異所帶來的新發現，白菜提及種種對性加害人的情緒，例如憤怒、厭惡、恐懼，這些都與我的感受相類似，但我卻覺察到我自己對於性侵害議題的情緒強度比白菜大得多，其中，「恐懼感」在我的經驗中尤其巨大，而這是在我日常的生活比較少出現的情緒狀態。我猜想，這現象除了因為我和白菜兩人的個性及經歷不盡相同之外，也許有一大部分是因我所選擇的這個「論文題目」，為我引發了某些特殊意義所致。我也發現到，矛盾和兩難，是在研究的過程中常常經驗到的心情，我常帶著惶恐問自己要探索多深？在論文呈現上又要寫出多少？這些猶豫和不安，都在一次又一次的論文停滯狀態下真實地存在著……。在這樣的狀態底下好長一段時間，我終於辨識出，在我的內心存在著因「與性相關的話題」所引發的焦慮感。

記得在訪談中，當白菜提到她與成員討論「性話題」時的尷尬與不自在，我雖然感知到「性」的議題在性侵害治療中非常重要，然而，我卻數度語塞，找不到適當的問句或切入點來進一步邀請白菜針對這些經驗多做描述。而當我重新閱讀逐字稿時，也發現當白菜說到有關「性議題」的時候，使用「那個」、「這個」

等代名詞以及停頓的頻率遠超過其他段落。

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有些扼腕，因為當初沒能及時提出來與白菜討論這些部分，然而，當時談話的脈絡早已難以回溯；現在唯一比較可以確定的是我自己的內在狀態，我發現到當時的我在聽或討論關於性的議題時，仍是緊張且生疏的。

「當白菜提到她對性的焦慮、說性的困難時，我也能夠體會到那股不舒服和尷尬的感覺。不但白菜在團體進行的當下，與性罪犯們難以說性，在我們的訪談中，我和她也是同樣地難以啟齒。「性」的議題是性侵害治療工作的重點，一定得談，不過我和白菜都同樣地感覺到不自在，所以我們只講了一點點，最後竟共構成了一股心照不宣、點到為止的氛圍。(研究日誌 970106)」

關於這樣的現象，我想，或許如同白菜所言：「性是我們文化中的禁忌」，也是我們都需要慢慢練習與突破的目標。

(二)人性觀的擴展

此外，誠如白菜所言，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彷彿讓她看見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與白菜類似，我成長與受教育的歷程，都是遵循主流的體制潮流，所接觸到的人和場域也都算是「單純」、「正常」的；而進監獄觀察團體的經驗，卻讓我有機會闖進了另一個世界遊歷了一番。

因為對犯罪議題的好奇，讓我雖猶豫但還是決定把握進監觀察的機會。於是我不再是透過報紙或者新聞媒體，間接閱讀或吸收經過潤飾的犯罪報導，而是直接看到法院判決書上對犯罪行為的詳細描述、親耳聽見性罪犯們親口討論著他們的犯行，以及與犯罪相關的總總想法。

接觸性犯罪議題的經驗衝擊了我對人性的相信，甚至開始對良善與美好的存在產生了懷疑。就算補充再多與性犯罪相關的專業知識，都無法讓我的內在感到真正的釋懷，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老天爺，為什麼人會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情呢？一個人怎麼會產生如此邪惡的想法？他們怎麼可以不當一回事地傷害別人呢？常常想著想著，我忍不住難過地掉下眼淚，我為受害者/罹難者感到不捨，也為人世間中這麼多的「惡」而感到傷心失望。

我深深地感到困惑，不知該相信「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如果人的本質是良善的，那怎麼還會有這麼多泯滅人性的事件發生呢？！一直對生命秉持著樂觀正向的我，在那段時間裡失去了原有的熱情和活力，甚至寧願用冷漠的態

度觀察人群。我不喜歡這樣的自己，對這樣的自己感到既陌生又害怕。

或許就如白菜所分享，她也曾經驗到價值觀混亂的狀態。接觸性罪犯的所見所聞，著實對我們原有的生活信念帶來了衝擊，挑戰了我們原先對於人性、對於世界的認識與相信。

Anna C. Salter 在《獵食者》一書中，引述一位強暴犯所言：「一般人都想有所信仰與寄託，也都對未來懷抱希望。每個人內心都有某種信念，相信人性本善，世事美好。因為不這樣想，日子或更難過(Salter, 2003/2005)。」

在成為「社會邊緣人」一段時間後，我從與白菜的對談、書籍閱讀中，去思考，我這個「人皆能表現良善的一面」的期待會不會太過夢幻呢？我是不是太過執著，過度堅持活在自己建構的烏托邦世界裡，而沒有看清真實世界的真相呢？

走過這一段研究的歷程，現在的我相信，完整的世界也許是猶如我們的老祖先傳下來的「太極圖」一般，有白也有黑，有善也有惡。世界運轉的邏輯，可能是身為凡人的我一輩子也無法理解的。就算我再怎麼不願意相信人可能會犯罪、可能會出現令人瞠目咋舌的殘忍行為，但不可否認地，這些就是充斥在社會中的真實現象，雖然無奈，但這終究是我不得不去面對的現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賭氣，擦亮雙眼，看清社會的真相。我必須更謙卑、更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生命還有我所處的廣大世界。

我帶著我原有的生命經驗，因性罪犯而開啓了對另一個世界的認識，這個經驗震盪了我原本仰賴的生命信念，但也幫助我看見了自己對於「性」與「犯罪」的偏見，並瞭解到，在成為一個真實的人、一位有效能的諮商師這段路程上，我還有太多太多需要學習，以及有待穿透的議題。

龔卓軍(2007)說到：「真正的倫理難題，往往不是工具理性可以感受到、可以立即反應、可以妥善解決的，有許多的倫理難題，與人的根本存在處境如影隨形，只能討論有沒有如實面對，而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想要解決自己內在的矛盾，所以堅持選擇這個論文題目；亦或是因為選擇了這個論文題目，所以對於自己內在的矛盾特別關注。但對我而言，真正具意義的重點是：我有幸看見了自己內在待突破的議題，而我願意面對，並繼續努力，朝「成為一個真實、完整、自在的人」這個目標努力。

「奮力爬上真理之顛的武士，聽了真實自己所做了個決定----放開手。當他放掉了所害怕的東西，放掉所有他知道和擁有的東西。樂意擁抱未知使他自由了，現在，宇宙是他的----讓他去經歷和享受。.....從前，對未知的恐懼讓他的感官麻木，現在他能夠用前所未有的清晰度來感受身邊的所有。」(引自 Robert Fisher,1990 《為自己出征》)

我的論文教我不但要向內觀看自己，也要能夠保持清明的意識去認識我所生活的世界。我聯想到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當影片中的主人翁「楚門」終於發現自己竟是生活在一個備受保護的虛幻世界，他決定克服過去 30 年點滴累積起來的恐懼，就為了去追尋那個雖不美好但卻真實的世界。汪洋中，狂風暴雨裡，楚門以為他會就這樣死去，但是不可思議地，他竟然沒死！他在極度恐懼和瀕死的經驗中意外地找到了通往真實世界的大門！電影的最後一幕，楚門篤定地彎身向觀眾鞠躬、向虛幻世界道別，然後轉身，挺直背脊，深吸了一口氣，跨步邁向未知的真實世界。我的眼淚就在此刻跟著滑落了下來。

跟許多的從事質性研究的先進一樣，我的碩士論文寫完了，但屬於我自己的故事才正要開始。是的，我已走在為自己出征之路，謝謝白菜陪我這一段。